五禮通考

百六十五之七

1163
74

新舊圖書
越後三浦宗春若遥贈此書以為其先妣記念雜時明治廿九年六月二十日

門 D 12 號 巷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八

射禮

蕙田案劉向別錄以投壺屬吉禮陸德明云或云宜屬賓禮皇侃則云與射爲類宜屬嘉禮康成目錄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燕射皆嘉禮則皇氏之說是也徐氏師曾云此篇雖在大小戴實儀禮之正文投壺者實酒之器而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置鵠或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

行射禮而不可得故姑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亦庶幾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此投壺之所由興先王以其亦可以觀德故不廢焉

禮記投壺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注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面階上北面）（疏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畧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狸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為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

方氏慤曰矢將以投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彼司也夫人而為之可也射以中為善故盛算之器名之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為射之類亦以中為善故也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

有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注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為謙辭）（疏知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案燕禮取俎以出明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之前為射以其前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方氏慤曰矢以直為善壺以正為善

蕙田案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與鄭小異今本大戴禮乃作哨謬甚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注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許）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注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于其階上）（疏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於賓主人阼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阼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般還曰辟者賓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

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

呂氏大臨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于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吾敬也燕樂而不流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修交所以久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注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為偶也賓席主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疏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進即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注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為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為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閾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笴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陳氏禮書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投壺射之類必先行燕飲焉此賓所以辭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也

主人位於阼階之上然後奉矢三請於兩楹之間既受則退而拜送既拜送自受矢既受矢則進而示有事又退而揖賓就筵則主人再即楹間而再復位矣賓位於西階之上再辭乃從然後受矢於兩楹之間退而拜於其位則賓一即楹間而一復位矣鄉射司射升自西階西面北上北面告于賓鄉射飲拜受爵送爵皆北面可知也燕則司射奉中賓主拜送矢受矢皆北面可知也司射執矢奉中北面則使人執壺亦北面可知也鄉射射在脫屨升坐之前燕禮射在脫屨升坐之後投壺所以樂賓也類於燕禮故鄭氏謂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注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賓入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執算而立以請

賓俟投 疏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算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者司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面手執八算而興起其中裹亦賓八算注亦賓八算于中橫委其餘於中西此約鄉射文賓八算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賓八算於中亦鄉射也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注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先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投藝如此任爲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三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疏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算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釋算也比投不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算也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爲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請爲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爲勝者立馬者則又取算以爲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算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爲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爲將帥故云馬也

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爲每事並應曰諾竟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亡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于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又此經正爵爲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馬勝算亦爲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

蕙田案請賓曰以下大戴禮多奏投壺之令一句文義較備比投不釋下大戴禮多一算字亦較明一馬從二馬疏云定本無此一句大戴禮亦無此一句但玩上下文義有之爲備今本大戴禮豈後人又因疏言而去之耶

陳氏禮書司射奉中於西階上乃進度壺於簷前蓋於是時受壺於使人而進焉然則使人執壺在司射之西矣射之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司射反西階

之位而設中則投壺之中亦東面矣投矢之禮以本入爲順末中爲逆故曰順投爲入拾投取勝然後可數比投自樂不足爲工故比投不釋算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有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如此

方氏慤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入算矣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

呂氏大臨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答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爲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責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于禮容節此于樂不尚于苟中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注〕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請奏貍首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疏〕此一經明司射命工奏貍首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貍首之篇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知弦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云貍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貍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者解所以間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二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即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

方氏慤曰以弦歌貍首故命弦者奏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注〕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疏〕此一經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算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于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馬者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算於地也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

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數左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于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疏〕此一經明投壺算數之儀卒投者謂投壺卒也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竟

投請數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為奇者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為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云如數射算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算如數射算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就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吏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惟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異於右算謂總數地之算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總為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

蕙田案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大戴禮作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案時已卒投有勝所不必言司射見上不必複出其算其字當為奇字之訛並當從小戴為確

陳氏禮書射禮主人為下射實為上射釋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投壺之釋算亦如之然則實黨為上投主黨為下投矣射禮之數右獲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變之每委異之有餘則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然後兼兩左算實于右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投壺之數算亦如之然則實黨之算自地數之以委于地矣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酌者亦酌奠于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疏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于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賤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口敬以此觴而養不能注酌者勝黨之弟子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于西階上如飲射爵右

蕙田案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大戴禮作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葢謂司射舉手以詔勝黨之弟子如此所記有詳畧其義則同也

陳氏禮書射禮既數獲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上遂以執弣司射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上遂以執弣司射作升飲者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之上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投壺禮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此與弟子洗觶升酌者類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此與不勝者取觶少退立

卒觶者類也獻之屬莫重於祼不勝者曰賜灌所以重勝者之禮已也酒所以養老與病勝者跪曰敬養所以矜不勝者之養於已也然則使酌者行觴特賓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則卑者之於尊長主人之於客必親洗而酌焉此使酌者異矣侍投之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角不以觶矣以角則無用豐爲鄭氏曰酌奠於豐於經無見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注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時也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共六一勝者并其馬于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疏此一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馬各直其算者直當也謂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算束中之西也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酌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

勝者為榮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為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注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禮觀之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算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釋算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算飲卒解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耦者一黨不得三勝者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能三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罰者耦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耦不親酌使弟子酌與於豐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為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案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而止非其義也

陳氏禮書射禮三耦而已投壺之禮賓主亦三而已每一勝則立一馬故三勝者立三馬然一黨不皆三勝或主黨一勝賓黨再勝則以一勝之馬從二馬以明一勝不足以為功三勝足以兼人也馬各直其算則立於中之西算之東矣多馬有慶則偶必親酌矣

蕙田案此節之首大戴禮云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案此據注亦司射之事此經無司正當是今本大戴禮誤也

正爵既行請徹馬（注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

蕙田案大戴禮于此節之下有終則復始一句投壺禮畢無算爵已行似不應有復始之事誤也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尺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注算多少視其坐算用當視投壺者之衆寡為數也投壺者人大亦人四算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襲隨宴早之宜無常處算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數也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未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用柘棘取其堅且重或以棘取無節疏此一節明算及矢長短多少并言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意彼以正言也今錄註者既陳

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算之多少視其坐者言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亦人四算也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投壺者人四矢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為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圜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算法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為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圜困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八分也是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圜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為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圜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為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圜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為二十寸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於三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圜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或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

陳氏禮書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而因延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籌春秋傳曰膚寸而合其說先儒則謂之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一指案寸則膚扶一也投戍于室或于堂或于庭籌之扶或以五或以七或以九者所以隨日之早晏視地之廣狹也　投壺算長二尺射箭筹長二尺極握布四指則射筹長投算矢然射矢不曰筹投矢曰筹故　壺徑修七寸腹修五寸先儒釋之然則壺固無足矣觀司尊彝壺尊與著尊同列則壺之無足可知　壽曰算大戴禮謂壺高尸二寸併頸腹言

朱子曰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圜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為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圜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為圜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圜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

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圜壺腹徑九寸而圜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此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圜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借會矣

鄫令弟子辭曰母憮母敖母倨立母踰言倨立踰言若是者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母憮母敖母倨立母踰言倨立踰言若是者浮注弟子實黨主黨年齒者也爲其立堂下相敖慢司射戒令之謂魯薛者譏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邱據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與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毋憮勿敖者憮亦敖也倨立謂不正面前踰言謂遠相談話倨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注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蕙田案司射庭長一節陳氏澔移在此節之下

鼓○□○□□□○□○□○□半○□□○□○○○□

□○□○鼜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
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注此鼜鼓薛鼓之節也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
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者舉事鼓名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投壺之
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圓點則頻擊鼙聲每一方點則一擊鼓聲也又投壺在室在堂
頻擊鼓聲每一方點則一擊鼓聲也又投壺在室在堂
是樂禮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
屬主黨（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為樂者此皆與於
投壺 疏經云司射庭長案鄉飲酒將旅使相為司正在庭中立于楅
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正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
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為樂者以國子習
樂故云國子能為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
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案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投壺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
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來觀樂士大夫投
之士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
是入賓主之朋故
云與於投壺也

葸田案大戴禮作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
士立者今案鄭注庭長即司正則複出司正

非也又此二句之下有云降揖其阼階及樂
事皆與射同節十三字

陳氏禮書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
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鄉射禮司射作三耦射）庭
長正人者也（鄉飲酒將旅使相為司正在庭中立於楅南故知長司正也）冠士行禮者也立
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授矢致樂者也故主黨
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
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
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也

鼜鼓○□○○○□□○○○○□
○□○薛鼓○□○□○○○□○○
□○○○□○半○□○○○□○○（注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別之）

葸田案大戴禮于篇末有曰今日泰射四正

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設執旌既載於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一段皆為協韻之文其前數句皆見射義貍首之逸文也餘亦泛陳射事案投壺命弦者曰請奏貍首故此備述其詞耳末又曰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此則宜為大射誓戒之詞不知何以綴于此篇之末也

劉敞投壺義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君子惡其慢以褻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畢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之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已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已則慙矜以怨忿以慙此辨訟

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爲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貍首以順爲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爲禮也順爲功故弗非也順爲節故節可守也順爲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謂也

陳氏禮書投壺之壽曰矢勝算則以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之半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以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者於其中使樂爲之不憚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豈間於貴賤軍國之間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應氏鏞曰壺之爲器取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春秋曰尊彝周官曰其朝獻用兩壺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內缶門外壺其始必于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投壺以爲樂猶擊缶以爲樂也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爲之節文且用樂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由興也

少儀侍投則擁矢（注）不敢釋于地也投壺也投壺坐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蕙田案此條畧幼侍長者投壺之法注疏詳見射禮

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僞也（注）言投壺中不足爲僞異（疏）禮記有投壺之禮其文無相者祝詞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爲此語或作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載之耳伯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爲焉其以中爲僞責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

蕙田案此兩君宴饗投壺之法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五

右校壹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大侯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九

射禮

通典漢石渠議曰鄉射請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可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

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射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韋議是

蕙田案漢書儒林傳梁邱賀子臨爲黃門郎論石渠此云黃門侍郎臨者即其人也

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通典晉咸康五年春征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

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爲舊準

隨書禮儀志後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驊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畢羣官乃射五埒一品二品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四品二十五發五品十五發侍官御仗以上十發季秋大射皇帝備大駕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二品四十六發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四十二發四品三十七發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七品第五埒二十一發八品第六埒十六發九品第七埒十發大射置大埒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縣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

通典唐制皇帝射于射宮則張熊侯觀射于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大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宴則射不陳宮懸三月三日九月

九日賜百寮射開元八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許景先駁奏曰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式今猶降綸音但古制雖在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人且爲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蘋采蘩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容頻失三侯之禮凡今一箭偶中是費一工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勅曰大射展禮先王報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徃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安福樓下 自此以後其禮又息

唐開元禮皇帝射于射宮前一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射殿之庭東懸在東階東西面西懸在西階西東面南北二懸及登歌廣開中夾廟門中央 避前位也 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之於侯西十步北十步設五福庭前少西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馬位於侍射南東面布獲者位於乏東東面布侍射者位於殿階下當御前少西陳賞物於東階下少東置罰豐於西階下少西 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大如斗 設罰鐏於西階西設篚於

尊西南實爵加幕其日質明皇帝服武弁出樂作警蹕及文武侍衛皆如常儀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作如元會儀酒三徧侍中奏稱有司既具請射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東階下西面北上武官立西階下東面北上持鈒隊羣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奉御弓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又設坫於執弓者之前置御決拾笥於其上（決今之射指拾今之射提）獲者持旌自乏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侍射者出西門外取弓矢兩手奉弓搢乘矢於帶（搢插乘矢四矢）入立於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插弓命獲者以旌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乏止司馬降自西階復位千牛郎將一人奉決拾以笥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面郎將跪莫笥於御榻前少東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訖千牛郎將又跪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莫於坫上復位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西面左執弭右執箭以進御訖退立於御榻東少後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矢供御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樂騶虞五節御乃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留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不正也）御射訖千牛將軍於御座東西面受弓決拾退莫於坫上復位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面挾矢協律郎舉麾樂作不作鼓吹奏樂貍首三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

射者右旋東面弛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位（其射人多少臨時聽進止若九品已上俱蒙賜射則六品以下後日引射所司監之）司馬升自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揮弓命取矢降復位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郎於東階下侍射者矢加于楅釋弓于庭前北面東上所司奏請賞侍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稱制曰可所司立楅之東西面監唱射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所司於東階下以付賞物訖退後西面位酌者於罰鐏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於豐上退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進豐南北面跪取豐上爵立飲卒爵跪奠豐下退復東面位酌者北向跪取虛爵酌奠如初不中者以次繼飲皆如初訖典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庭前北面相對爲首再拜訖引出持級隊復位御入奏樂警蹕如常儀所司以弓出中門外付侍射者引出若御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楅不陳賞物不設罰鐏若御燕遊小射則常服不陳樂懸不行會禮

皇帝觀射于射宮前一日設宮懸張麋侯設第一楅於庭前小西第二楅於第一楅南二步以次五楅陳賞物罰豐如親射布王公以下釋弓矢席位於中門外左右俱北上布三品以上會席位於殿上如常儀布第四品五品會席位於東西階南在樂懸南東廂者西面西廂者東面俱北上（若殿上人少四品五品升之）布六品以下會席位於樂懸之南北上（若四品五品升殿則在懸內）布王公以下將射位於東西階前北上布左右司射位於王公將射位前左者西面右者東面俱北上布司馬位於右司射南東面布三品以下及左供奉官射席位於御座東楹間少前布三品以上

及右供奉射席於御座西楹間少前席橫布各容二人布四品以下射席於殿階下如殿上儀布獲者位於乏東東面取矢者在獲者南俱東面獲者謂著矢疎密者置左右司射各三人司馬二人其日質明王公以下俱常服持弓矢分爲左右引入至中門外位皇帝服武弁服出樂作警蹕如常儀王公以下皆跪釋弓矢於位典謁引入見會如常儀凡射先行會禮酒三徧所司奏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將射者皆降庭前北面相對爲首再拜訖典謁引出復中門外位跪取弓矢興兩手奉弓撝乘矢典謁引入就將射位左右司射及司馬及獲者皆就位執罰鐏者立於鐏南執篚者立於篚南皆北面酌者立於鐏西東面獲者持旌南行十步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左右司射各一人先導射皆撝乘矢於帶兩手奉弓左者從東階右者從西階至階左者西面右者東面相顧立定俱升進各當席前北面俱進升射席立定左廂者右旋西面張弓右廂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挾謂置矢於弓司馬執弓自西階升當右射者前左旋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獲者持旌去侯西行十步當乏北行至乏止乃射左司射一發右司射一發更迭射訖左司射左旋西面弛弓右司射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定俱少退各從東西階降於階下相向立定乃退復位左右司射各於王公位前北面次北王公從首六人引從東西階升如司射之儀至射席相對爲首北面立左者右旋西面張弓右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下若兩番則每番唯射取中侯未須奏請作樂相應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人承傳西面告太常卿於西

懸內東面命樂正曰奏樂閒若一言奏七節節間疎數如一也司射自西階升當御前少西東向誓曰無射獲無獵獲不得射侯邊不得獵過獲者之傍射者俱逡巡司射退降復位司射又升西階誓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雖中不釋算也射者又逡巡司馬射退降復位協律郎舉麾作貍首之樂三節訖左右俱一發使與第四節相應左右又一發使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射訖協律郎偃麾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北上立定乃退左右司射各以次取六人俱升射如初四品以下射於殿下即射席升降及射與樂相應如殿上儀射訖者三品以上及近侍之官釋弓於下復會位四品以下皆復會位坐其未射者立繼射如初射總訖司馬升殿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上中下矢各一人持其不中者矢一人持至庭前其第一矢跪如第一楅北闉其以下次加楅訖取矢者各立楅南北面王公以下各降執弓庭前北面立所司奏請賞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承制退稱制曰可所司立楅之西東面監唱射矢取六人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東階下西面北上依射中疎密為第其不中者謂四矢俱不中侯也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依品為序東西俱再拜所司東階下以次付賞物受訖者退復西面位若賜多且置於矢持出中門付之酌者於罰鱄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爵豐上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豐南北面橫奠弓跪取爵立飲卒爵跪奠爵豐下取弓退復東面位酌者繼酌奠於豐不中者以次飲皆如初若更射則取矢者以矢就東西面位付射者訖左右司射各從首取公王以下六人升射如初始作樂與樂相應如上儀

其賞罰皆如初訖典謁者引中者及不中者及不射者皆庭前北面各依品相對再拜訖出復中門外持鈒者復位御入樂作警蹕如常所司持矢出中門外付射者訖引出者御不親觀射則不設樂懸公王以下各執弓矢入庭前北面拜訖通事舍人宣敕賜公王以下食公王等皆再拜典謁引公王以下就東西廊下食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右司射引公王以下皆如御前之儀射訖公王以下皆北面相對立通事舍人宣勅云射中者依算賜物不中者罰酒公王等皆再拜其受賞及罰皆如御前之儀北面再拜取矢訖引出

宋史禮志大射之禮廢於五季太宗始命有司草定儀注其羣臣朝謁如元會酒三行有司言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稱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布七埻於殿下王公以次射開樂縣東西廂設熊虎等侯陳賞物於東階以賚能者設豐爵於西階以罰否者并圖其冠冕儀式表著埻埻之位以進帝覽而嘉之謂宰臣曰侯弭兵當與卿等行之凡游幸池苑或命宗室武臣射每帝射中的從官再拜奉觴貢馬爲賀預射官中者帝爲之解賜襲衣金帶散馬不解則不賜苑中皆有射棚畫暈的射則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緋紫繡衣帕首分立左右以唱中否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副皆令習射遂爲定制外國使入朝亦令帥臣伴賜射於園苑

政和宴射儀皇帝御射殿侍宴官公服繫鞾射官窄衣奏聖躬萬福再拜升殿酒三行引射官降皆執弓矢謝恩再拜三公以下在右射官在左不射者依坐次分立皇帝初射中舍人贊拜凡左右祇應臣僚除內侍外並

贊再拜招箭班殿上躬奏訖跪進椀射官先傳弓箭與
殿侍側立內侍接椀訖就拜起降階再拜有司進御茶
牀天武引進奉馬列射埒前員僚奏聖躬萬福東上閤
門官詰御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班首以下橫行
立贊再拜班首奉酒進樂作飲畢殿上臣僚再拜舍人
贊各賜酒羣官俱再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引進
司官臨階宣進奉出天武奉馬出樂合復贊就坐飲訖
揖興諸司收坐物射官左側臨階取弓箭侍立皇帝再
射中的或雙中如上儀進酒臨時取旨得旨進酒更不
進奉中偏椀及解中更不賀不進酒臣僚射中別降階
再拜訖殿下側立御箭解中招箭班進椀如上儀舍人
再引射中官當殿揖躬宣有勅賜窄衣金帶跪受箱過
再拜過殿側服所賜訖再引當殿再拜更不射如宣再
射或更賜箭令射如未退即就位再拜如再射中御箭
再解中賜鞍轡馬如上儀臣僚射中御箭不解引降階
再拜立招箭班殿上躬奏訖下殿舍人宣有勅賜銀椀
跪受執椀并箭就拜起再拜如合賜散馬即同宣賜宣
有勅賜銀椀兼賜散馬若干匹射訖進御茶牀諸司復
陳坐物等羣官各立席後贊就坐羣臣俱坐酒五行宣
示酹宣勸如儀皆作樂宴畢內侍舉御茶牀三公以下
降階再拜退

乾道二年二月四日車駕幸玉津園皇帝射訖次命皇
太子次慶王次恭王次管軍臣僚等射如是者三每射
四發帝前後四中的

淳熙元年九月車駕幸玉津園命從駕文武官行宴射
之禮皇太子宰執以下酒三行樂作皇帝臨軒有司進

弓矢皇帝中的皇太子進酒率宰執以下再拜稱賀宣
皇太子射中賜宣預射使相鄭藻起居舍人
王卿月環衛官蕭奪里懶射中各賜襲衣金帶
明集禮元制自天子公卿至郡國將佐皆有射垛剪柳
之法大概循用國俗
明會典洪武三年五月詔行大射禮上以先王射禮久
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
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明集禮射儀前期戒射定耦選執事充司正副司正司
射司射器請射舉爵收矢執旗樹鵠陳設如圖儀是日
執事者入就位請射者引主射正官及各官員子弟士
民俊秀者各就品位司射器者以弓矢置於各正官及
司射前請射者詣正官前圓揖畢引詣司器前授弓矢

畢引復本位司正執算入立於中後請射者詣司射前
曰請誘射引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搢于腰帶之右
以一矢挾于二指之間推年齒相讓年上者爲上射年
幼者爲下射上射先進詣射位向鵠正立發矢司正書
中投算置于中或副司正書中舉旗者舉旗如式上射畢退立
于旁讓下射者詣位發矢書中舉旗如前請射者俱引
復位收矢者收矢復于射者司正取所中算請射者次
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畢至高品者
射其就射位發矢取算書中舉旗收矢復位皆如式俱
畢司正副司正持算白中于主射正官舉爵者酌酒授
中者如式飲訖請射請屬官以下仍捧弓矢納于司射
器還詣主射正官前圓揖而退
何景明鄉射直節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

也此禮久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
黎韓子且苦之今即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刻此使就
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詞緒理可尋也　器一
弗備則無以即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莫之有能備也
今但以笙比人聲而以鼓磬節之　事以明賢故遴而
後蒞故賓主必孚司馬以下必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
德焉　射之節于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
以采蘋士以采蘩采蘩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
身而施于天下矣　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
尚齒也飲畢而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于朝是
故古者以射擇士　三射之節其于命辭見乎始射而
命曰毋射獲毋獵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
不釋知再射而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
鼓也　始射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
矣三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役賓
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耦射先賓不敢齒賓于耦也
衆賓不耦賓在賓位則不敢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
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
何言哉賢不肖喻矣　夫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
畧有漸其惟射乎是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
成聖人勿爲也　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
復有可爭者乎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
貫萬事者也以此施于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王琚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逐電滿開弓急放箭
目勿瞬視身勿俯仰坐不失其馳含矢如破夫馬者人
之命則調馬先之矣凡馬須平日適飼養時調度蹤

蹲聽令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脚從耳下齊出後兩脚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邊馬慣戰數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馬上射把有以箭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便必須以箭二枝連弓弣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掛爲便馬始驟時左手挽弓右手攬轡一縱時身即左跨便搭箭當弦左手高張如鳥舒一翼弓拽圓滿至把子與馬相對左手即落與左膝相對望把根射百發百中凡開弓必至九分滿乃發即七八分亦難中也馬多右開又身左跨左重馬不能右開間有左開身一右轉馬即過矣馬行直否盡在兩腿若久馳純熟則馬上身法如分鬃對鐙抹鞦云者惟所用之鄭若曾曰武士之常技三曰分鬃向前射也曰對鐙向傍對也曰抹鞦向後射也分驟者以馬之頸驟爲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弄花巧之法邊軍不然以身俯出馬外于此挽弓就于此發矢臨敵禽皇之際庶無謬誤對鐙者主左一邊而言今北方響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于左以便發箭亦此義也然此法但可施于途遇一二人耳設使衆敵叢射或敵在右將旋馬以應酬之也學騎射者須習左右手皆便方可雖然此以射言也若披堅執銳攻戰于白刃之外又必兩邊用力身活直坐以張弄武藝身若太伏恐馬前失身若後倚恐馬仰坐左右少跨與射不全蓋射不用力身猶輕也手持器械盡力使用身太離鞍馬蹶人仆是可以不慎乎哉

蕙田案此條附論馬射之法

右歷代射禮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本深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四十

鄉飲酒禮

蕙田案鄉飲酒之禮見于經傳者有四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王以禮禮賓之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酒禮三也鄉大夫士飲其國中賢者四也其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者先儒以爲州黨鄉之屬也或鄉大夫入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故亦以名之也儀禮所載乃鄉大夫禮

賓之禮其正齒位之法見於周官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見于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又有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而儀禮佚其篇其詳不可得聞焉州長習射之儀先飲酒而後射儀禮鄉射篇可以互參惟飲國中賢者之禮經無正文大約與鄉大夫賓賢之典畧相類耳漢制郡國行鄉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唐兼采二說賓興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爲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樂則笙歌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所謂鹿鳴宴也正齒位則行於冬季主人以縣令爲之復降殺其禮宋淳化中詔有司講求鄉飲酒禮政和中有司奏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爲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耆老爲衆賓畧如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修定儀制須下郡國蓋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廊則亦兼取黨正正齒位之文二者合爲一禮矣明初定鄉飲禮儀命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於儒學行之又於是日令一人升讀律令蓋取正齒位之義其鄉試舉人中式者亦有鹿鳴宴然不名之爲鄉飲酒也周禮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先儒以鄉飲鄉射當之禮記亦云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

之獄繁然則先王制此禮或主於興賢或主於尚齒雖所重不同而所以勸民行厚民俗之意則一也今採經傳及歷代史志所述具列於篇云

儀禮鄉飲酒禮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疏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此賓賢能一也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先行鄉飲酒三也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四也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是州長黨正飲酒法

孔氏穎達曰鄭云鄉飲酒有四事一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于學中名為鄉先生教于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于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于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于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用之先為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擇學士最賢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衆賓皆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于大蜡祭而黨中于學飲酒于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為主人

張氏爾岐曰鄉飲有四此篇所載賓賢之禮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于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于季冬蜡祭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疏〕引周禮是天子鄉大夫法諸侯鄉大夫無文以此約之若據鄉貢一人其介與衆賓不貢之矣但立介與衆賓輔賓行禮待後年還以貢之耳

楊氏復曰此篇主于賓賢雖無正齒位法然自賓介而下衆賓有長立于堂下者有東上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旅酬少長以齒是亦正齒位法但無黨正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差耳

蕙田案以上謀賓介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主人答拜

〔注戒告也拜辱拜其屈辱至己門也不固辭者素所有志退猶去也去又拜者以送

謝之 疏知賓出門者見冠禮主人宿賓賓出門左鄉射戒賓亦出門故知此亦出門也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賓卑又將貢已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

朱子曰學成行修進仕于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

盛氏世佐曰禮先生異爵者請見先見之不敢拜迎而此云拜辱者當賓與大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與大夫抗禮不為驕也士冠禮辭許不聞有固辭者一辭而許為賓之道固然此亦如其常而已以為將貢已而固辭君子惡其矯也

介亦如之 注如戒賓也 疏衆賓亦當遣人戒速使知但畧而不言

薦田案以上戒賓介

乃席賓主人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注席數席也風與徙戒歸而數席賓席牖間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 疏鄉射云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此衆賓之席亦當然雖不屬猶統賓為位同南面也

欽定義疏鄉飲酒義於賓席云坐于西北又曰南鄉謂于室戶之西而南鄉也於介席曰坐于西南又曰東鄉謂于西階之上而東鄉也於主人席曰坐于東南又曰東方謂于東階之上而西鄉也於遵者席曰坐于東北謂于賓東而南鄉也若三賓之席則自賓席以西至于西序是其位也凡位室戶之西為最尊次則西階之上為客位若賓東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卿者也而飲射之遵者位于是賓西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大夫者也而飲射之三賓位于是此堂上之席次也

薦田案衆賓席于賓西南面者賓長三人即鄉飲酒義所謂三賓也不屬者謂衆賓之席不與賓相屬所以尊賓也鄉射主習民以禮樂故衆賓之席繼賓而西不相別異若鄉飲主于興賢賓則賢能之中尤異者故特貢之衆賓既不與於貢安得不與賓相別注謂衆

賓皆獨坐似未得經旨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元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注）斯禁禁切地（疏）東肆以頭首為記從西向東上頭在西也

吳氏澄曰房戶間者東房之西室戶之北主人也斯禁一名掇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大夫用掇士用禁北面設尊元酒在左在酒尊之西也

張氏爾岐曰兩壺酒與元酒各一也元酒在酒之西壺各有勺以備挹酌

設洗于作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注）榮屋翼（疏）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淺若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為度

楊氏復曰上篚在禁南東肆下篚在洗西南肆上篚爵三觶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觶降洗以酬賓一也下篚觶四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四也

張氏爾岐曰此復設篚者上篚所貯三爵每行畢即奠于下篚且貯餘觶也

蕙田案以上設席及器

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注）內謂之羹定猶熟也速召也還猶退從猶隨也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

敖氏繼公曰速賓之儀與戒賓同賓不遂從之者為主人當復速介衆賓亦速惟言賓介者以主人親為之

蕙田案以上速賓介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答拜賓介揖衆賓皆西面（疏）賓介衆賓立位在門外以北為上主人與賓正東西相當則介與衆賓差在南東面贊傳命者揖衆賓（注）差益卑也拜介揖衆賓亦西面向西南拜介揖衆賓則側身

主人正西面拜賓則側身向西南拜介揖衆賓矣主人揖先入（注）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疏）席學惟有一門主人導賓先入至門內當西面侍賓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

（注）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疏）賓既北上主人西面相向揖訖乃相背各向堂塗介與衆賓亦隨賓至西階下也厭者以手向身引之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作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注）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楣揖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疏）楣前梁對後梁為室戶上

蕙田案以上迎賓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注將獻賓也)賓降(注從主人也)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重以已事煩賓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賓對(注對答也賓主之辭未聞)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注已盥乃洗爵者致潔敬也)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進東行示情)

敖氏繼公曰凡洗者必盥盥洗皆立

張氏爾岐曰篚下當篚之下非於篚也盥洗者盥訖取爵擬洗亦非謂遽已洗也

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注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沃洗者主人之群吏)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注俱升)

敖氏繼公曰升亦主人先而賓從之

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注復盥為手坋汗)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注疑正立自定之貌)

讓升不言一揖讓從上可知

欽定義疏主人階上及降階之位皆在阼階東賓降階之位在西階西下經俱有明文則賓階上之位亦宜在西階西此不言西可知也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注獻進也進酒于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注少退少辟)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注復位復西階上位)

疏以賓西階上疑立今見主人西北面獻於己席前故賓進將于席前受之也案鄉射云賓進受爵於席前復位此不言席前文不具也

薦脯醢(注薦進也進之必中席)乃設折俎(注牲體枝解節折在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升席自西方(注升由下也升席由西階)

脯醢(注坐坐于席祭脯醢者以右手)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注興起也肺離之本端厚大者)

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紾之乃絕其末嚌嘗也

弗繚即弗紾一也此鄉飲酒大夫禮也故云繚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繚必兼絕言絕不得兼繚也周禮太祝辨九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注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畧者絕則祭之

張氏爾岐曰卻左手者仰其左手也弗縧者直絶末以祭不必縧也大夫以上乃有縧祭士則否經言弗縧以賓固士也他事皆從士禮注疏獨于此解作縧祭不敢從

蔥田案經文云弗縧而注疏乃以縧祭釋之蓋以弗爲屈曲之義其說迂曲張氏駁之最當

坐拽手遂祭酒注拽拭也疏則事佩之中有拽巾以拭手也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作階上答拜注啐亦嘗也降席席西也旨美也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作階上答拜注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爲飲食起

蔥田案以上主人獻賓

賓降洗注將酢主人疏亦從賓也降降立作階東西面賓坐奠爵興辭注西階前也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作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作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洗主人辭洗先後不同者彼與鄉人習禮輕故盥訖乃辭洗重之也鄉射賓坐取爵洗之時未得主人之命故奠于篚下得主人之命乃奠于篚此則賓取爵適洗未奠之時主人即辭故奠于篚此則賓主人介席皆南上

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作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注酢報也祭者祭薦近及酒亦嚌啐疏此賓未盥

主人辭洗鄉射賓盥訖主人乃辭洗此鄉人將賓舉之故未盥先辭洗也

命故奠于篚下得主人之命乃奠于篚此則賓取爵適洗未奠之時主人即辭故奠于篚此則賓

教氏經公曰北方席下也主人介席皆南上

不告旨注酒已物也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注自席前者啐酒席未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注東西牆謂之序崇充也言酒惡和充實疏奠于序端者擬酬賓訖取此爵以獻介

教氏經公曰崇重也謂賓崇重已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卒爵乃拜者若已飲之乃審知其薄然姜氏兆錫曰此謝賓之酢爵也崇之言隆謂之崇酒者謝賓酢之隆施耳如以崇酒爲謝酒惡當於獻賓賓告旨之時不當於酢主主不告旨之後

蕙田案崇酒之義姜說爲長注疏與敖氏俱

費解

又案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注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賓觶酬賓作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

欽定義疏未飲而拜示行酬也既飲復拜示盡觶也賓皆答拜以此酒爲已而飲也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注不拜洗殺于獻）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注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作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注酬酒不敢當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恭以全交也）

張氏爾岐曰賓辭疏以爲辭主人復親酌已愚以主人酌時不辭酌非辭酌也仍是辭其奠如鄉飲二人舉觶時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注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注介禮殺也疏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之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此云揖讓升如賓禮則惟于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事）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立（注不言疑者省文）主人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

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注不嚌啐下賓）

蕙田案介位西階西北面而主人立西階東是爲在介右也凡北面以東爲右

又案以上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作階降辭如初（注酢之時）卒洗主人盥（注盥者當爲介酌）

酌（疏此主人自飲而盥者尊介也）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注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其之）

敖氏繼公曰凡受獻而親酢者一人而已其餘則或所獻者自酢焉此介視賓爲尊故使其酢禮如此然其初乃得爲主人洗爵亦其異者也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注奠爵西楹南以當獻衆賓）

欽定義疏主人所與爲禮自工外其拜位與賓同在西階者以其皆賓之屬也主人之拜位自介以下則拜于其右不與拜賓同位者不二尊也於是主人在介右故奠于西楹南由便也介不告旨主人亦拜崇酒者介不敢同于賓而主人敬之則不敢甚異于賓也

主人復作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注以將獻衆賓故介無事就賓南）以上介酢主人

蕙田案以上介酢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疏衆賓在賓介之南故西南面拜之）

朱子曰此疏云衆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鄉射疏又云衆賓無論多少止爲三拜是示徧也然則主人之拜衆賓不能一一拜之但爲三拜以示徧而衆賓之長者三人各答一拜也然經文及注疏

但言衆賓一拜而無三人之文未詳其說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注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注於衆賓右約上文介右而知）（疏）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注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

張氏爾岐曰一人飲畢授爵降次一人乃升拜受也

薑田案降洗者惟衆賓之長一人其餘二人皆不降洗禮又殺于介矣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注次三人以下也不拜禮殺簡）

張氏爾岐曰亦升受但不拜耳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注謂三人也）衆賓辭有脯醢（注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疏）以其言堂下立侍不合有席既不言席故位在下

薑田案以上主人獻衆賓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注序次也即就也）（疏）衆賓謂三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為首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注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注賓拜拜將受觶）進坐奠觶于其所（注所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辭坐受以興（注舉觶不復用也）（疏）案鄉射舉觶者降後有大夫此薦西也舉觶者降（注事已不言者大夫觀禮之人或來或否故不言也）

薑田案以上一人舉觶為旅酬之始

又案楊信齋儀禮圖移賓若有遵者一條於此文之下蓋從鄉射篇之例但遵者或來或否既未可定故經文或在前或在後亦不一例不必改此以就彼也

設席于堂廉東上（注為工布席也側遏曰廉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拂越内弦
右手相(注)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為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瞍矇者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後首者變于君也拂持也相瑟者則為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内弦側撥之者士當二人天子八人為差次也工四人二人瑟則二人歌相亦二人以空手無事故不言也(疏)此樂正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工入升自

敖氏繼公曰工笙磬公家之樂官給學中飲射之事者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注)正長也(疏)此樂正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注)降立於西方近其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四牡君勞使臣之(勤)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朱子曰鹿鳴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馳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為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

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用之曰鄉飲酒亦用大學始教宵雅肄三正習學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

敖氏繼公曰不言瑟者瑟依歌其同可知書曰搏拊琴瑟以詠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作階上拜送爵(注)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為之洗(疏)此及燕禮主獻心尚樂故有升歌笙間唯有合樂笙工並為至後總獻之大射亦主于射略于樂不間歌不合樂故有升歌獻工下管不復得獻薦脯醢使人相祭(注)使人相者相其祭酒祭薦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注)坐授之衆工則不拜

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注)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注)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

盛氏世佐曰大師乃君所賜者無論或瑟或歌必先獻不當依瑟先歌後之序經先言獻工乃言大師者以其出于君賜不必有也注誤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注)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劉氏敞曰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下由庚崇邱由儀放此

盛氏世佐曰案笙詩之說從來聚訟詩禮二注出康成一手尚爾異同況生其後者乎謂六篇之詞雖亡而其義幸以序而存者箋疏而外陸氏德明蘇氏轍范氏處義黃氏櫄嚴氏粲也謂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序詩者但考二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者鄭氏樵李氏樗也讀亡其詞之亡爲無而謂此六篇有聲無詞者劉氏敞商氏份董氏迺王氏質黃氏震也朱子于有聲無辭之解既用原文而以小序爲無理則同漁仲其說詳見詩集傳及辯說然猶未足以厭後人之心而關其口何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然則有辭而後有聲聲之不可離辭而成樂也自古然矣又況古人名篇之例或以詩之首二字或一句或次取篇中一二字以爲題亦有舍篇中字而別命之者要未有無其辭而可命之曰某詩某詩也夫詩之逸者多矣如貍首采蘋肆夏見于禮記祈招河水新宮見于春秋左氏傳三夏之名見國語九

夏之名見周禮考其辭與義必無夫子所刪者而今詩皆不能具其亡于夫子之前而不及收與抑亡于夫子之後而今之所存者或非其舊與是皆未可知也何獨于南陔以下六篇而保其非逸耶若徒以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歌以爲有聲無辭之證言則呂氏祖謙郝氏敬論之詳矣其說可得而申也鄉射禮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也渠思文也其說采于詩集傳是皆有辭而亦云奏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即七月也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即維清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國語又稱伶簫詠歌鹿鳴之三是籥與簫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張子

曰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于笙非若歌之可習此言殆爲平允矣

觀承案笙詩有詞無詞聚訟已久既已並亡則二說亦並可通必欲畫一則終以朱子之說爲長夫有詞然後有譜詩樂相生之序誠然然亦原其初耳既成譜後或單歌其聲或兼歌其詞則不可一概矣笙詩傳流已久其用在聲故相沿只吹其聲蓋堂上堂下之序如此周時所以用聲而不更造其詞所以六笙只有譜而亡其詞也如琴譜亦有有聲而無詞者其聲自和原不待詞而後顯也若但以曰樂曰賦曰歌曰吹曰奏字面爲據則反不爲確蓋此等字對文各別散文可通正不

必執此一字爲難端也已

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注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鄉射禮曰笙一人拜於下)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注亦受爵於西階上薦之皆於其位磬南陳氏暘曰工一人祭薦餘則祭飲而已笙則皆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注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由庚言萬物各得其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蠻夷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亦言萬物之生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亡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注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昔太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公所食于

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乎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共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遂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疏合樂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

程子曰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太姒之化者屬之周南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太姒之化而成德者屬之召南

朱子曰謂之南者以其化自岐雍之間被于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以龠不僭厥目觀承案明有周南召南之詩而古注不以此注以雅以南之南反以南爲南夷之樂者殊未允也

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注）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疏）以其堂上時在西階之東北面知降堂下亦然在笙磬之西亦得監堂下之樂知位在此也

李氏如圭曰告于賓者作樂主為樂賓也

蕙田案以上樂賓

主人降席自南方（注）不由北方由便側降（注）賓介不從（疏）側者特也作相為賓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注）作使也禮樂之有解惰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疏）上云一相迎于門外今將燕使為司正既成將留賓為上云一相迎于門外今將燕使為司正

敖氏繼公曰主人自作之者辟君禮也

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賓于西階司正告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注）為賓欲去留之告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注）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賓主人既拜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阼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

（注）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已帥而正就取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疏）鄉射云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此經雖不言中庭宜與彼同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注）洗觶奠之示潔敬立于其南以祭祭（疏）執觶觶與洗北面鄉射大射禮皆不云盥俗本有盥者誤

蕙田案唐石經洗字上有盥字即疏所云俗本也吳澄三禮考注亦承其誤今從監本

又案以上立司正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注）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于沃盥若皆弟長而無遺矣（疏）前一人來觶與賓為旅酬而舉之前主人酬賓與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注）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注）旅酬同階禮殺賓揖復席（注）酬主人訖

蕙田案以上賓酬主人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注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朱子曰賓主介相酬初皆壯面但實觶之後授觶之時賓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授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則拜送于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于介之東皆北面也故下文受介酬者亦既受乃還北面拜受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注旅序也于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注辟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受酬者自介右（注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疏凡授受之而自介右者介位在西故尊介使不失故位也）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授介酬者應自介左

敖氏繼公曰受介酬者獨居其右與他受酬者不同明介尊不與衆賓序也若遵者受介酬亦然自介右則介當東南面酬之

衆受酬者受自左（注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于介也）疏衆賓之內為首者一人自介右受之自第二以下并堂下衆賓皆自左受之言變于介者即授受之常法也）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注嫌賓以下異也）辯卒降復位（注解南之位）

飲定義疏酬之為義注曰勸酒也為酬賓言之也又曰周也為旅酬言之也旅酬之酬義主于周當主人酬賓時介遵皆未及獻無行酬之法故不盡主人之歡莫之而不舉至獻禮既畢一人舉觶乃體主人均惠之意而行之以至於辯辯者周也

蕙田案以上介酬衆賓衆賓自相酬以辯旅酬之禮畢

使二人舉觶于賓賓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

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
西面北上序進盥洗（疏）席末答拜者賓于席西南面答拜介于
南東面答拜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者大夫尊于介故也
李氏如圭曰二人舉
觶為無算爵始也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注）於席末拜皆進薦
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
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注）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疏）皆進
者一人之賓所奠于薦西一人之介所
奠于
薦南
張氏爾岐曰此二人所舉之觶待升坐後
賓介各舉以酬為無算爵者即此二觶

薰田案以上二人舉觶為無算爵之始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
俎（注）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
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
（疏）自此以上皆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于賓主人請徹俎賓許（注）亦司正
傳請告之司正降階前

命弟子俟徹俎（注）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俟弟子
敖氏繼公曰俟徹俎
者俟尊者徹乃受之
賓之義（疏）西階前面之故知賓弟子
司正升立于序端（注）待事賓降
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東南面（注）皆立相須徹
俎也遵者謂此
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為名或有
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遵為僎（疏）遵不北面者以其尊故席東南面向主人
士立于下不得升堂
故知此遵是大夫也

薰田案鄉飲酒義從今文作僎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
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
衆賓皆降（注）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
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薰田案以上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注）說屨者為安燕當坐也必說于下者屨
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羞進

也所進者狗彘醢也鄉談骨體所以致敬也
今進羞所以致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賓也
敖氏繼公曰說屨者各于其階側北面坐于堂而說屨
于上者惟尊長則然此賓主人其尊相敵故皆說于下

薰田案以上升坐

無算爵(注)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酬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皆是
楊氏復曰鄉飲酒禮無算爵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酬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衆賓長受而錯皆不拜注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大夫此鄉飲酒禮亦同但鄉射有賓無介鄉飲酒有賓有介當實賓長之觶以之主人實大夫之觶以之介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次大夫之觶以之衆賓長實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又實衆賓長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實次大夫之觶以之第二位次賓長如此交錯以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及其辯也酬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此所以為無算爵也
敖氏繼公曰此禮異於鄉射者舉觶及反奠不于大夫而介耳其實觶亦以之大夫其餘可以類推

薰田案鄉射無介故以賓與大夫為尊鄉飲有介當以賓與介為尊鄉飲酒義每以賓主介僎相提並論則無算爵舉觶自宜從賓介始由賓而之主人由介而之大夫如敖氏之說為是楊信齋儀禮圖尚沿舊注之誤耳

無算樂(注)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

薰田案以上無算爵

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為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鐘鼓矣鐘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

再拜(注)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
敖氏繼公曰再拜送賓也賓主人以下當屨而後出經文畧也

薰田案以上賓出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注)不干主人正禮也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注)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三重者六席再重者四席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矣
張氏爾岐曰衆賓之席在賓西此特為大夫則不齒矣酒尊東不在衆人行列中故曰不與齒也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

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注)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於門內也辭一席自同于大夫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疏)賓厭介此公與大夫同入亦厭大夫

欽定義疏遵者獻酢之節詳于鄉射禮此不具者射義云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二禮本同可互考也

蕙田案以上遵者之禮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主人如賓服以拜辱(注)拜賓復自屈辱也(疏)賓主皆不相見造門外拜謝而已

蕙田案以上拜賜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注)勞禮畧也司正為賓不殺(注)市買若因所有可也不殺則無俎薦脯醢(注)羞同也羞唯所有(注)在有何物徵唯所欲(注)徵召也不召唯所欲賓介不與(注)禮殺則襲辟國君也(疏)二南為鄉大夫之樂小雅為諸公之樂上正行飲酒歌小雅今燕不歌鹿鳴魚麗是避國君也鄉樂唯欲(注)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臧德者可考召

蕙田案以上息司正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注)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古異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

張氏爾岐曰鄉謂鄉飲酒之禮注拘人恐義不盡

蕙田案以上記賓介

蒲筵繅布純(注)筵席也純緣也

尊綌冪賓至徹之(注)綌葛也冪覆尊巾

蕙田案以上記筵及尊冪

其牲狗也(注)狗取擇人亨于堂東北(注)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敖氏繼公曰用狗者用燕禮之牲也

薦甫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注挺猶臟也鄉射禮曰祭半臟臟長尺有二寸左在東陽也陽疏橫祭于上者於甫為橫于人為縮

薦甫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注挺猶臟也鄉射禮曰祭半臟臟長尺有二寸左在東陽也陽

主養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疏橫祭于上者於脯為橫于人為縮

薦甫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注挺猶臟也鄉射禮曰祭半臟臟長尺有二寸左在東陽也陽

張氏爾岐曰樂正本主人之官屬故以齒于賓黨為尊之

蕙田案以上記樂正薦節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疏)大夫入當一人舉

敖氏繼公曰獻賓謂賓介及衆賓獻工兼笙者

蕙田案以上記不徒爵

樂作大夫不入(注)後樂賢者解之後未樂作之前以助主人樂賓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入節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注)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獻工與笙二爵獻大夫三爵(疏)獻賓介堂上堂下衆賓一作階上者以其坐于西階東也其笙則獻諸西階上(注)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于

蕙田案以上記獻工與笙

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注)縮從也霤以東西為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懸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

蕙田案以上記懸磬之所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從便

蕙田案以上記升席降席之法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注)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

蕙田案以上記薦司正節

凡旅不洗(注)敬禮殺也不洗者不祭(注)不潔也

蕙田案以上記旅酬殺禮

既旅士不入(注)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

敖氏繼公曰士賤于大夫可以不獻然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者同故不入

蕙田案以上記士入節

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注)送之主人之俎以東(注)藏于東方

蕙田案以上記徹俎之節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蕙田案以上記奏陔之節

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注其西面者北上統于公疏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于遵也

蕙田案以上記遵者席位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羃沃盥設薦俎者西面北上統于堂也與注燕乃及之及謂不獻酒無算爵然後與

蕙田案以上記主人之贊者

右儀禮鄉飲酒禮

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疏州長因春秋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學中言以禮者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而乃射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關于禮至于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于鄉飲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于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

蕙田案鄉大夫興賢飲酒之禮三年而一舉儀禮所說是也州長習射飲酒之禮一年而再舉射義云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也黨正正齒位飲酒之禮歲終而一舉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其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之禮周禮無其文鄉飲酒義所謂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者是

也

詩豳風七月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疏)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鄉飲酒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學校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

蕙田案此條毛以為鄉飲酒禮鄭以為國君大飲之禮未詳孰是姑依毛說採入

觀承案七月篇乃追述先公時舊俗如此末章則冬時收穫已畢邠民躋堂稱祝以盡其愛公之誠可以想見古初君民一體之誼耳其時固未有周禮也毛以為鄉飲鄭以為國君大飲必曲曲附會周禮則太鑿矣

禮記少儀客爵居左其飲居右(注)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賓不舉莫于薦東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注)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僎作遵遵謂鄉人為卿大夫來觀禮者(疏)此一節明客爵所在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莫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于賓賓莫觶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酢謂客酌還答主人也僎謂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此主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示為飲之

蕙田案獻用爵酬用觶此記客爵居左鄭以酬爵解之則觶亦通名爵也朱子經傳通解採此條為鄉飲酒之記云

祭義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不敢先(注)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于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夫坐于堂上知者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衆賓皆升就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疏)云謂以年次立若坐者士立于堂下大鄉射記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于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也者據諸侯言之若天子國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以天子上士三命故也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得為待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得入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注云雖非族亦然熊氏云黨正飲酒正齒位故有七十若鄉飲酒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酒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朱子曰六十杖于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蕙田案此正齒位之飲

右經傳鄉飲諸儀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注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經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
仲尼燕居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注揚舉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注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于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注道謂此禮正則于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謂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拜至者謂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于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洗者謂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于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丁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生矣尊讓絜敬之禮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禮行而至于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于鬬辨而免于人禍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而已哉

馬氏希孟曰入三揖而後至階至階三讓而後升賓所以致尊于賓三讓而後升賓所以致讓于主

徐氏師曾曰此釋自迎賓以至卒爵之義

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畏不敢專大惠羞出自

東房主人共之也（注）絜猶清也（疏）以鄉大夫等惟有東房故設酒尊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以自專也燕私可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注）設賓亦以酢主人北面設尊元酒在左謂在尊酒之西也所以設元酒在西者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

欽定義疏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注謂士爲州長黨正以指侯國則可若王朝則鄉大夫爲上大夫州長爲中大夫黨正爲下大夫不得謂州長黨正爲士也其謂主人爲鄉大夫者亦專本鄉法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爲主人恐不得拘也其在侯國則鄉大夫者鄉人也有飲國中賢能之禮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鄉大夫者有賓興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飲有獻酬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禮故曰賓主共之蓋則宰夫授之而已故曰主人共之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注）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于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注）賓者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注）以僎輔主人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以其仕在官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注）聖通也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注）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疏）此一節明

賓主介僎坐位之義也三賓象三光者謂衆賓也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聖通也謂上諸事並是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其道已立能將行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也既能有禮以體成長幼于事得宜故曰德也德也者得于身也重釋稱德之義得善行于其身謂身之所行皆得于禮也術者藝也言古之人學此才藝之道也將以得身也謂使身得成也此謂賓賢之人有術道今以賓敬接待之事其尊敬學習術道身得成就而有令名

張子曰坐有位者禮主于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于敬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

陳氏皓曰或謂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義或然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

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

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注非專爲飲食言主于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爲觴實祭薦祭酒嚌肺于席中唯啐酒于席末也）（疏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時脯醢也敬禮也者言賓既祭薦又祭酒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取俎上之肺嚌嚙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于席末謂席西頭也此席專爲飲食應于席中啐酒今乃席末啐酒此席之設本不為飲食是主人敬重于賓故設席耳祭薦祭酒嚌肺在席中者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入于已故在席末也于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觶主人酬賓主人先飲卒觶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于西階上此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故不于席所而卒觶啐巵始入口猶在席末也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

呂氏大臨曰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吾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殘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然則君子之于飲食飽于敬而不飽于味也飲食之禮盡主人之敬以養賓盡賓之敬以答主人者也主人獻賓賓受爵薦脯醢賓升席設折俎賓祭脯醢奠爵取肺嚌之坐祭酒興席末啐酒主人之禮于席之末不于席之正主于行禮不可以不在食故嚌以嘗之啐以成之也啐于席之末不于席之正主于行禮不可以飲食瀆也此貴敬而賤食也賓卒爵于西階之上不於席之上者明是席之上可以成飲食之禮不可以卒飲食之事是先敬而後食也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于財也如知乎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一飲食之間可以化民成俗則升降之文不為末節也

方氏慤曰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據局人所貴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嚌肺則味之矣故曰成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卒酒獻賓之觶也卒觶則酬賓之時也西階賓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于席之末席之上則有別于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尊長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

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

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
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注）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于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疏）此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者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衆賓皆以年少者為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為之其餘為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于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也以聽政役者所以立于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呂氏大臨曰古之貴老也其政則道其妻子使養其老家禽之豕畜之鷄豚狗彘則老者衣帛食肉矣其教則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四代之養皆于庠序更用饗食之禮皆所以使民不遺老近乎養親孝也入則順乎父兄出則順乎長上則民德歸厚矣強不犯弱衆不暴寡人倫既正教行俗美薰沐涵濡遷善而不自知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春秋合諸州長之射冬行之黨正正齒位鄉黨習見禮容之盛漸乎禮義之俗孝弟之行不肅而成行禮之效也

語類趙恭父問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為有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云云固足以見賓興之意後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亦足以證序齒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興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何取于黨飲而記為是義朱子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並舉之耳

蕙田案黨正飲酒之禮古經當別為一篇亦名鄉飲酒禮記所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皆此篇中之文而今不傳矣記禮者以篇名相同故并取釋之其實興賢尚齒明是兩事後儒求其故而不得輒思併而為一而儀禮禮記之文俱不可通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注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注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注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

呂氏大臨曰介之升也不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阼階拜送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舉酬省于賓可知及衆賓則又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衆賓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省于介可知於一等之中寖有省焉此所以辨隆殺也

方氏慤曰賓三賓也三賓貴於衆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主酌賓為獻賓答主為酬主又答賓為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于介則省酬焉至于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唯祭酒則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于三賓

藎田案鄉飲酒惟賓最尊次則介又次則三賓之長席于賓西南面者也記所云衆賓升受坐祭立飲者正指三賓而言而方氏乃以三賓為正賓不亦謬之甚乎又禮稱坐祭謂跪而祭酒非說屨升坐之坐方氏乃云衆賓卑不敢坐而當其養尤誤似未讀儀禮者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疏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者謂獻笙人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三終也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此為二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鄉飲酒能和樂不流邪失禮也

朱子曰合樂孔疏非是當從儀禮賈疏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六詩也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注遺猶脫也忘也）（疏）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執觶終于沃洗是無算爵之節也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

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此經據旅酬之時其少長以

朱子曰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夕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注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疏）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修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熊氏云謂行爵無數矣

蕙田案儀禮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云修爵者此文修字當是羞之誤耳羞字爲句儀禮所云乃羞也爵無數爲句儀禮所謂無算爵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呂氏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也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有貴賤隆殺之義則有別矣有別有禮也和樂而不流燕安而不亂則有節矣有節義也弟長而無遺則均均則仁矣仁義具有禮行乎一鄉達乎一國所謂正身安國矣舉斯術也達之于天下則天下安矣故由一鄉而知王道可行于天下此禮是也

蕙田案自孔子曰吾觀于鄉至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置本篇之首

觀承案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考訂次第裁節注疏俱爲精當而簡明惟其將經文移易之處每多不概於人心即如鄉飲酒義一篇其義在前而孔子之論在後亦何不可乃定將孔子一段移置在首恐反失先案後斷之序

矣何如悉仍舊次之爲當乎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疏)前經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下之政教出於大辰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注)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注)海水之委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注)太古無酒用水而已

呂氏大臨曰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水在東有左海之義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俏藏也(注)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

呂氏大臨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西方義也右之則用之也俏則北方北方藏也俏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注)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副其間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注)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注)言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疏)月者三日則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月輪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足建國立三卿助君治國今鄉飲酒立三賓亦象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

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

知其繆而曲狗之故相戾之甚

蕙田案古人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朔之日明已生矣至三日而曰哉生明者前此之明尚微也望之日魄已生矣至三日而曰成魄者前此之魄尚微也記云三日則成魄謂望後之三日自既望以後自盈而虧有盈滿不居之象三讓之義實取于此記文本無誤疏家以爲朔後之三日因謂魄在月輪傍之微光則是誤會本文耳

陳氏禮書禮義者人性之所固有然民勞於耕穫則曠於尊卑長幼貴賤之節先王於是因其暇時制爲鄉飲之禮以正齒位此尊讓絜敬之俗所以成而鬬辨暴亂之禍所以息也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則鄉

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賓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老于鄉里者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飲酒于序則黨正飲酒必於每歲蜡時也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鄉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則州之飲酒禮於春秋也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則鄉之飲酒又於三年興賢能之時也其坐主人於東南僎於東北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此所以正齒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所謂正齒也以至牲則用狗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尊于房戶之間蓋出東房洗當東榮與夫升降酬酢繁省隆殺之辨皆制之以道此孔子所以觀之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鄉

射衆賓之席繼而西鄉飲三賓之席不屬鄉射無介而飲有介鄉射處士爲賓大夫與則易之以公士鄉飲處士爲賓有大夫與不易之者以鄉飲之所重者在賓與射異也後世鄉飲酒廢閭或講求而復古者則漢明晉武常舉之於上伏湛李忠常行之於下而史臣稱之以爲美談蓋名生於不足也

右鄉飲酒義

淮陰吳玉墀校字